

山西省政府

跋丹楓閣記

楓仲徑竟忘不留

徑竟里蹟作還坐

王本作還坐

山西出版集團
山西古籍出版社

年 月 日

陳監先文存

附錄丹楓閣記

戴廷栻

庚子九月、黃多与古、冠者數、步、餘、郭、外、忽、忽

變、易、回、顧、無、復、于、境、所、五、山、陰、合、林、飛

泉、訖、落、其、間、如、委、紫、練、側、第、青、翠、千、刃、如、削、目、致

為、窮、也、其、上、長、松、密、半、而、松、末、擁、一、金、石、不、閱、探、極

霜紅合就集校補

陳長鎮敬題



山西省政府

跋丹楓閣記

楓仲徑竟忘不留

徑竟里蹟作還坐

山西出版集團
山西古籍出版社

陳監先文存

附錄丹楓閣記

戴廷栻

庚子九月、黃多与、
變易、回顧、每復、
霜紅含露、集校補

泉訖落其間、如委紫練、
陳長鎖、叙、題、

為窮也、其上、長松、密、半、而、松、末、擁、一、金、珞、石、不、隱、掩、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霜紅龕集校補 / 陳監先著.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7. 8

(陳監先文存)

ISBN 978-7-80598-826-9

I. 霜... II. 陳...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08688 號

霜紅龕集校補

著 者: 陳監先

責任編輯: 張繼紅 朱慧峰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團·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 15 號

郵 編: 030012

電 話: 0351-4922268 (發行中心)

0351-4956036 (綜合辦)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http://web.sxskcb.com)

gujshb@sxskcb.com

網 址: www.sxskcb.com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承 印 者: 山西三和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張: 26

字 數: 4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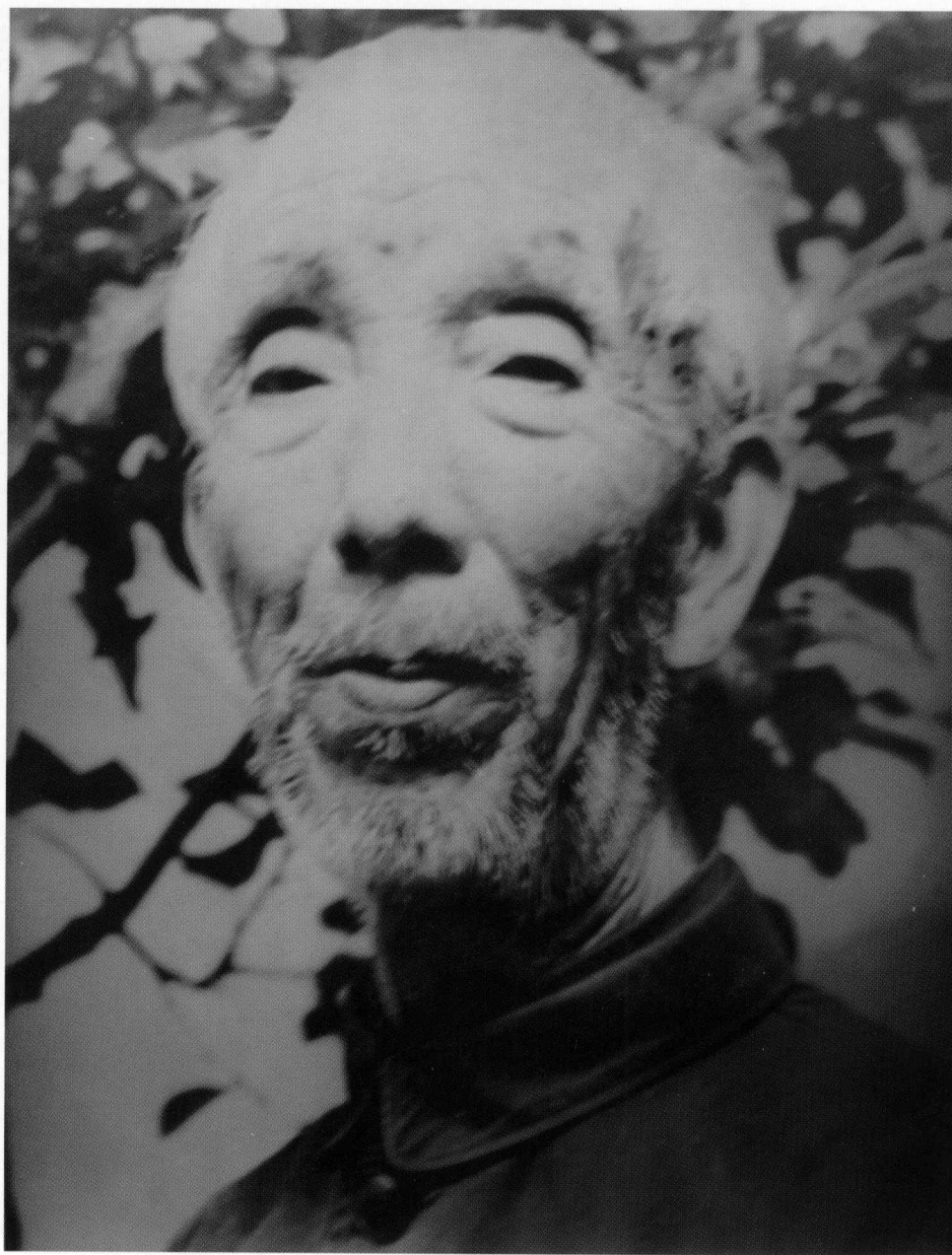
印 數: 1-1000 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598-826-9

定 價: 120.00 圓 (全貳冊)



陳監先先生像

山西省政府

年 月 日

跋丹楓閣記

楓仲徑竟忘不留

王本作徑坐監之案
徑竟王本作徑坐監之案徑竟王本作徑坐監之案徑竟王本作徑坐監之案

大有徑庭

徑庭王本作徑庭徑庭王本作徑庭徑庭王本作徑庭

是老夫引楓仲

此句王本作是老夫引楓
是老夫引楓

附錄 丹楓閣記

戴廷栻

庚子九月、夢多古冠者數人、步履貽餘郭外、忽忽
變易、回顧無復平壤、所至崖障合沓、楓林殷赭、飛
泉亂落、其間如委紫練、側睇青壁、千仞如削、目致
為窮也、其上出松密、而松末擁一金石、不閱、按推

出版說明

這是一部二十年前就該出版的學術遺著。二〇〇七年，此書終於得以出版，嘉惠學林，並告慰本書作者陳監先先生在天之靈。

陳監先（一九〇四—一九九〇），一名憲章，山西崞縣（今原平市）閭莊村人。先生幼入私學，就教於鄉賢；青年時期，就讀於山西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七年六月畢業後，在閭錫山的山西省政府教育廳工作，長期主持省編教材；建國後至一九七〇年，仍任職於省教育廳，從事語文教學研究。先生實乃山西現代教育事業的實踐者，見證人。

然而，先生的貢獻不限於此。他長期致力於古代文史研究，尤精於傅山研究和古代版本目錄學的研究。先生于傅山的研究是全面的，其成就是劃時代的。他以乾嘉學派的方法、現代學人的眼光，耗時數十年，作《霜紅龕集校補》，這是國人第一次對傅山此著作全面的校勘補佚，為後人研究傅山打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稱傅山研究史上里

程碑式的著作。遺憾的是，先生關於《霜紅龕集》補佚的八十餘篇傅山詩文，竟然再次遺失，現在所出版的校補著作，雖有一些補的內容，嚴格意義上，只能算是校記了。即使如此，此著對從事傅山研究的學者乃至明末清初那段歷史作研究的學者，仍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先生于傅山的生年及其佚文等，也有精到的考釋和論述，現存相關論文及書信十三篇。他以與郝樹侯先生論辯的方式，經精心考證，認定傅山生於明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享年七十八歲。而今年正是傅山誕辰四百周年。

先生於古代文史，淹博貫通，根柢深厚，而尤精於版本目錄學。其治學爲文，務求將相關資料搜羅殆盡，然後對比勘斷，故能立論扎實，使人望而壁壘森嚴，難以攻破。在先生遺存的傅山研究之外的學術論文及通信中，也處處可見這種嚴謹的治學風貌。他對王國維有關太史公司馬遷生於孝景中元五年（前一四五年）之說，提出異議，並以嚴密的推斷，確定司馬遷實際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年）。先生又以大量事實，對隋代王通與《中說》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證，認爲《中說》乃其後人僞託之書。先生

對漢代王充《論衡》的校勘，也用力甚多。讀罷此文，盡可知悉有關《論衡》的校勘史了。

先生在其治學與學術交往中，最可傳爲佳話的，則是與現代大學者胡適先生、鄧廣銘先生的學術往來。他不僅撰文指證胡適有關清代學者章實齋（即章學誠）研究的錯誤，而且將相關的材料慷慨地贈予胡適先生。這令胡先生感動不已。他特別委託鄧廣銘先生將陳先生的文章發表於一九四六年《大公報》副刊《文史周刊》。之後，又再三來信與陳先生討論章實齋的問題。

綜覽陳監先先生的學術研究和貢獻，以及他特出的學術風範，可以說，先生實乃二十世紀山西文史學界，尤其是版本目錄學及校勘學方面的一流專家，也是我國現當代學術界不可忽視的重要學者。他所著的文章，凡發表者，多刊于《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或《史學》等刊物。那時，恰值「文革」前專家如雲的時期，這很恰當地證明了先生的治學實力及影響力之顯著。令人遺憾的是，先生的許多論文及學術性書信，從來未予發表。

陳監先先生對其學術論著，當然自視甚重。他與省內外學人的學術通信，大多留有備份；他人來函，也認真抄錄，存於篋中。早在一九八七年，先生就曾委託鄉人孫育華先生等加以整理，希望予以出版。然而，先生乃一介窮寒書生，終身埋頭著述，晚年沉迹鄉下，近乎隱居。當先生於一九八七年整理完畢其著作及論文時，已是風燭殘年；三年以後，抱憾而逝。其書稿掩沒塵世，將近二十年之久。

二〇〇五年夏秋之際，陳監先先生的鄉人、我國著名書法家陳巨鎖先生得悉先生遺著尚存人間，乃與學兄薛勇親赴太原，與我商定整理出版事宜，以盡其二十餘年前慨允為先生出版著作之願。薛勇兄等與我為原平中學老學友，一九七五年我們在校時，適值陳老先生任教於此。於是，由陳巨鎖先生主持，薛勇兄等襄助，共成其事，以為為師出書，義不容辭。

二〇〇六年夏，陳巨鎖先生率我等回鄉，赴閭莊陳先生府上。小院仍在，藏書的東偏房仍在，陳先生的老伴王巧雲接待了我們，然而，陳先生已去世十六年之久了。我等一睹小院舊貌，瞻仰先生遺像，深覺責任重大。此行同往者，尚有原平市人大主任潘文

才、學兄張千鎖諸人。

我從二〇〇五年始，即始編輯此書。經與陳巨鎖先生等協商，定書名爲「陳監先文存」，其上編爲《霜紅龕集校補》，下編爲《論文書信集》，末附先生與吳連城、孫育華先生給陳先生的信，以窺先生的治學交往及其著作出版的前期情況。又附錄了先生一九七六年捐獻山西省圖書館的四百餘種圖書的書目，以知先生藏書之富，知識之廣。編輯過程中，因書稿凌亂，校讎不易，加之訪問學界前輩，搜羅遺作，費時不少。期間，拜訪了省城學界前輩姚奠中先生、張領先生、林鵬先生，先生鄉人、忻州學院孫育華先生、山西古籍出版社前總編輯孫安邦先生，《晉陽學刊》原主編高增德先生，以及陳先生的摯友晉祠老學者張友椿先生的後人等衆多學界前輩。他們無論與先生識與不識，都佩服先生學問，敬仰先生爲人，以爲給先生整理出版遺著，實乃嘉惠士林的大好事，並提供了一些散佚的書信，使此書趨於完備。在此，謹以編者的身份特別感謝張領先生，他通讀了陳先生的全部著作，作出認真的批校；感謝林鵬先生，對此書出版給予具體指導；感謝陳巨鎖先生，不僅爲此書出版出謀劃策，而且爲本書題簽。感謝主持太原市

紀念傅山誕辰四百周年活動的太原市委宣傳部部長范世康先生，原太原市副市長、太原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霍潤德先生、太原市文物局局長李鋼先生等領導對此書出版的關心和支持，感謝主持此書排版的原平中學老校友艾明兄付出的辛勤勞動。陳監先先生的著作內容豐富，兼之書稿多爲手寫，校讎困難，加之本人才疏學淺，整理編校中不免有誤，有違先生原意，作爲本書的編輯之一，希望閱讀此書的先生們，真誠指出其中的編校失誤。

張繼紅

二〇〇七年二月三十日

陳監先先生小傳

陳監先，一名憲章，生於一九〇四年一月（清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一），山西崞縣（今原平市）閭莊人。

先生少時從學於本村老學人，打下深厚的傳統文化根柢。一九二七年六月，畢業於山西第一師範學校。同年八月，留任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任高級語文教員。據其《四庫著錄山西先哲遺書輯目序》稱，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夕，曾赴北京，考察故宮文物及相關圖書。抗戰爆發，隨省府南下。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在山西運城民族革命大學中的兒童團任語文教員。之後自稱「戊寅（一九三八年）之春，余避地秦中，卜居涇陽」；「戊寅之秋，又轉至陝西宜川」。其時任職不詳。同年冬天，在陝西秋林任閭錫山山西省政府教材編審委員會編輯主任。抗戰勝利，隨省政府從晉西歸太原（見其給胡適的信）。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仍任山西省政府教育廳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解放初，在太原師範學校任教，教授教育學。從一九五二年始至一九七

○年，一直在省政府教育廳工作，先後任教育廳研究室研究員、中教處視導、語文教研組副組長。

一九七〇年八月，因「文革」受壓，被遷回原籍插隊。一九七四年四月，因「批林批孔」被借出，在原平中學任語文教員。一九七六年回鄉，一九七九年退休。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正式辦理退休手續。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六日，病逝於閭莊村。

先生終生從事教育事業，業餘全力從事文學、歷史、版本目錄，以及山西地方文獻的研究，在同時學人中，號稱諳熟掌故，精通版本，且富於藏書。先生尤致力於傅山研究，作有許多論文；其《霜紅龕集校補》，則為先生集數十年功力的精心之作，為傅山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大著。先生于傳統文史，也多有研究，如論太史公司馬遷的生年，論王充《論衡》的校勘，論王通與《中說》，論章學誠的學術，論清代的考試制度，觀點精辟，令人折服。學界同仁，每有所詢，先生必傾力解答，甚至獻出多年珍藏的資料，而毫無吝惜。國內大學者胡適、鄧廣銘等，與先生頗有學術交往。同時學人或後學，無論識與不識，凡知先生者，皆欽佩先生的學問，敬服先生的為人。可以說，陳監先先生乃二十世紀我省第一流的學問家。

先生治學一生，精於目錄之學，存書甚富，且多善本、孤本。一九七五年，先生患偏癱症，以爲不久於人世，乃于次年將其存書四百餘種悉數捐贈山西省圖書館。此後，雖執筆困難，無書可讀，仍不忘學術研究，並希望出版其《霜紅龕集校補》及論文集。可惜謀而未成，其文章反而有所散佚，尤其《霜紅龕集校補》之下篇，爲先生多年精心搜羅得到的八十餘篇傅山佚文，也一並不知去向，實爲一大損失。一代學人，抱憾而逝。先生雖逝，其德不孤。鄉人孫育華、陳巨鎖及後學薛勇等感佩先生學識及爲人，不辭艱辛，先後搜羅整理先生遺著，終爲付梓，嘉惠學林，遺澤後世，差可告慰先生之靈。

三訪陳監先（代序）

陳巨鎖

得悉山西學者八十八歲的吳連城先生去世的消息後，哀悼之餘，又引發了我對陳監先先生的懷念。

還是在一九八三年五月間，我到太原參加省書法家協會理事會，某晚無事，承楷兄約我到省博物館職工宿舍去看望吳連城先生。記得當時吳老談得最多的是有關陳監先先生的事。吳老對我說：「貴同鄉陳監先先生是我省很有見地的一位版本目錄學家。解放前曾在山西教育廳供職。工作之餘著述甚富，解放後，長期堅持對傅山先生著作的研究，進行《霜紅龕集校補》的工作，很有成績。可惜，功虧一簣，陳老在一九七六年過世了，其子孫亦沒有能繼承其業者。《霜紅龕集校補》不出版，老先生後半生的心血便白費了。你回原平，訪訪陳監老的家屬，他們若同意，我可以幫助畢其事。」

吳老一席話，竟使我有點無地自容了，家鄉有這麼一位賢人，我竟連陳監先的名字也沒有聽說過，足見我的孤陋寡聞了。

八月初，我爲完成吳連城先生的囑託，便到原平閭莊村，多處詢問，村裏人也不知道有陳監先其人者。根據我提供的綫索，有一位青年學生說：「村裏倒有一位老先生，『文革』前是在省城工作的，叫陳憲章。不過，他還活着，不妨去問問。」在那位學生的導引下，便先訪陳憲章。豈不知，這位陳憲章正是陳監先，只是名與字的區別罷了。

到得陳家，大門半掩着。推門而入，小院清幽，卵石鋪道，樹蔭匝地，花木成畦，隔着窗玻璃，見窗下坐一長者，把卷而讀。有一婦人，聞聲而出，延客於小屋。老先生見有客至，遂將書卷放置炕間小桌之上，招呼我們隨意落座。婦人端上清茶後，立於門側，此乃陳監先的老夫人王巧雲。

老人虛歲八十，鬚鬢皆白，有輕微偏癱；然氣色甚好，記憶驚人。說話低慢而沉穩，思維清晰而敏捷。先生說：「我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一出生，迄今已是八十虛度了。一九七六年（實爲一九七五年——編者）得了一場大病，原以爲行將就木，遂將所藏圖書都捐獻了國家，沒想到竟又活了下來，現在却没有書可讀了。」先生在談諧的笑談中，却又流露出悵惘和惋惜。王夫人在一旁插嘴說：「老陳一輩子就是和書打交道。在省城時，總是在逛書店；節假日，便是泡在圖書館，中午也不回家，一個面

包或者一張燒餅，就頂一頓午飯，從不知道注意自己的身子；至於家務事，一點也不管。」在夫人的埋怨中却充滿了憐愛。

說到《霜紅龕集校補》的書籍，王夫人從另外一個屋子裏提過一個包袱來，陳老用微癱的手打開後，我看到了厚厚的幾冊書，那正是先生《霜紅龕集校補》的手稿，毛筆工楷，字若蠅頭，銀鈎鐵畫，一絲不苟。藍皮綫裝，真够精緻的。陳老說：「此作我已數易其稿，現在看來，有些地方，還需校訂。無奈手指不聽使喚，只能用鋼筆作點批注了。」我提議在村裏請一個教師在教學之餘幫忙抄錄。先生說：「我的生活不能自理，哪有力氣請人幫忙呢。況且傅山的著作，有不少深奧而生澀的字句，一般教師怕也幫不上忙。」

陳監先又與我談及了一九四六年因《章實齋年譜》與胡適的爭鳴，並展示了胡適、鄧廣銘與陳老的書札。當時我很想將這些珍貴的資料公諸於世，先生却說：「胡適已過世，然鄧廣銘先生健在，我怕給他帶來麻煩，還是不公開的好。」陳老久居鄉里，信息閉塞，外間對胡適的研究，早已沸沸揚揚了，而先生却一概不知，左的枷鎖還在束縛着老人。談及徐松龕，老人尚能如流水速地背誦徐的詩文，我更加驚詫那驚人的記憶了，